

談叢甦的「秋霧」

林佩芬

短篇小說在沉默了一陣子以後，又漸漸地受到大家的重視，年來漸有起色。像聯合報、幼獅文藝、中華文藝等報章雜誌所舉辦的短篇小說徵文，都是對短篇小說寫作的一種強有力的提倡；在短篇小說的發展上來說，正是一個絕佳的時機，新人新作也都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出現。然而，「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作難再得」，好的作品，竟如鳳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在這個當兒，難免令人想起十多年前，夏濟安先生主編「文學雜誌」時，小說創作的鼎盛狀況。叢甦，便是那個時期令人懷念的優秀小說家之一。

叢甦（拔茲）當時是臺大外文系的學生，與葉維廉、金桓杰同期，畢業後赴美留學，就讀於西雅圖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英國文學系。作品多發表在「文學雜誌」與「現代文學」。「秋霧」出版

於民國六十一年，計收十個短篇小說：斜坡、車站、天梯、雨、秋霧、盲獵、五枚硬銀幣、廿世紀——不是故事、白色的網、在樂園外。書首有白先勇的序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叢甦是中國近代小說史中唯一能與張愛玲抗衡的女作家，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她的小說，其筆觸之廣、思路之敏、感受之密、文筆之捷，都不是尋常的小說家所能辦得到。在她的小說中，充滿了對生命的強烈的感覺，這種感覺使她的小說挾帶著一股動人的力量，也為生命作了一次詮釋。

短篇小說的寫作，大致上可分為主題和技巧兩方面，兩者缺一不可；否則，就不能視之為成功的作品。

「秋霧」的成功處，亦是在這兩方面的表現。白先勇在序中曾說：「叢甦的小說，最成功的幾篇，其力量輒在於作者對小說中的細節有效的控制與巧妙的安排。叢甦的文風，類近繁富，而她的才華則表諸於小說文字中比喻的塑造。」事實上，「秋霧」承襲了西方的文學技巧，在各種的描寫上可說是不遺餘力；叢甦善用比喻來代替敘述，更善用比喻來描寫心理反映，在她的筆下，意象鮮明得無一不恰到好处，而其文字的精練綿密，深刻細膩，更帶給人一股極大的衝擊力，這些，不能不歸功於她技巧的成功。

「成長確是一件嚴肅而痛苦的事。」——這是叢甦在「斜坡」中所特別標明的一點，甚而不惜筆力地來描述一個人成長的過程。事實上，歸納「秋霧」的主題，也不外乎「成長的過程」這一點。蠶常在蛻殼時死去，人也經常在成長的過程中遭到生命的淘汰而致毀滅。「成長的過程」是危險的、痛苦的、但也是人生必經的路。

途。「斜坡」裏的李信，「天梯」裏的李唯運都面臨著幻覺破滅後的慘痛。然而，他們必須活下去，必須要在痛苦中成長，更必須殘忍地覺醒：他們所謂的「愛情」，所謂的「初戀」，都只不過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幻覺；他們所愛的並非那真正被當作對象的「人」，他們愛的只是那個幻象——更甚者，他們只是愛自己的那份感情罷了！於是，這種因「悟」而帶來的痛苦，就像蛻皮一樣的危險艱辛，必先得克服自己的心理，方能獲得勝利。

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任何人的道路都是坎坷的、孤獨的；就如同「盲獵」中所描寫的一樣，在黑森林中盲目亂射，四處摸索；在那片黑茫茫中漫無目的地奔波，追尋著出口。這時，也許會被無形的利刃割裂，也許會被滿佈的荆棘刺傷，更也許會迷失了方向，陷入絕層；必須在碰撞得遍體鱗傷後，再匍匐前進，才能衝破這段痛苦的過程，掙扎出一線光明。這一段成長的過程不可不謂之艱辛，也不能不視之為人生必然的經歷。叢麋選擇了這個主題做為她小說的主幹，在取材上，已較其他的小說家高出一籌，而她的表現技巧，亦正能將主題意識，發揮得淋漓盡緻。在「秋霧」一書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主題與技巧的完美結合。

「斜坡」是一個少年幻覺破滅的故事。二十二歲的李信「他發現自己在戀愛了，和一個陌生的女孩子，在斜坡上。」於是，他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，開始落入了幻想的網中，他每天來到女孩經常出現的斜坡上，等著女孩在黃昏中出現，他幻想著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，他的夢是美麗的彩色的畫頁。然而，他却在不久後，得

悉他所眷慕的女孩並非和他的想像一樣；他痛苦得像落入了無邊的空虛中，「被揉得粉碎，不成形地散在地上」，「他閉著眼，不知道自己要到那裏去。身子隨著車子的擺動前後搖幌。車子裏擠滿了人，但是他却覺得到處都空空蕩蕩的，自己像飄在十月海上的風裏。」

「車站」的幻覺則建立在過去。一個發了瘋的曾當過副官的中年男子，不肯承認現實，也不知道現在。他生活在過去的夢中，自以為是「將軍」，而事實上，他只是一個神智失常的瘋子……

「天梯」的幻滅是時間的犧牲品。李唯運前往會見他分別了十一年的中學同學周凌，却殘忍的遭遇了必然的「物是人非」的打擊。他所記憶中的「小老弟」周凌早已死去，現實生活中的周凌只是一個五個孩子的父親，再無當年的豪爽達觀。而李唯運呢？他所立下的「天梯夢」，既未能使周凌踏著它「一直鑽進月亮裏去」，更因為天梯沒搭成，殘留在心裏「就像一個結了硬殼的小瘡痂一樣地令人不舒服，常想用指甲去掀掉它。」

「雨」是一個老處女的故事。顧愛蘭——一個三十三歲的並不怎麼太漂亮，而曾有過一次半戀愛經驗的老小姐。她的生活嚴肅而單調，生命是滿篇的休止符，然而，她却是個活生生的人，在她除去了外在的枷鎖時，她依然是活力充沛，對生命充滿了欣喜與渴求……

「秋霧」的幻滅則建立於現實的殘酷上。主人翁孫文達的初戀對象是個使他寫「如果將你比為夏日的玫瑰」的小女孩。在他們的戀情遭到現實生活的考驗時，美麗的爱情便如一場春夢，了無痕跡。然而，這段回憶就

像「秋天的霧又踏著貓的腳回來，它是無形的，他看不見它，但是他能感到它。」

「盲獵——聽來的故事」是一則成長的寓言。我們的生命如同一場盲獵，既看不清自己，也看不見對方；在黑暗的路途中孤獨地摸索前進。「生之不安」的那種焦慮、懼怕無時無刻不存在於心中，成長是痛苦的。

「五枚硬銀幣」的幻滅，更是慘痛無比。徐秋之拖著不久於人世的身軀面臨著妻子出走、兒女哀號的家庭，「他是生活在一種懸空的孤獨與惶恐裏，他彷彿一個人吊在一根細長的游絲下」，他愛他的妻兒，然而「他必須獨個兒地吞下這一切恐懼、疑慮和憂愁。」

「廿世紀——不是故事」是一齣時代的悲劇。「廿世紀人類最大的悲劇是喪失了『愛』的能力。人們不再能愛却要求被愛。浪漫主義的、軟性的、理想的愛情不僅在文學中早已死去，在人們的信仰中也只僅餘灰燼而且灰燼久已冰冷。目前的問題是當我們的男女青年已不再互愛的時候，人類將走往何處去？……」

「白色的網」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中所經歷的「困惑」階段。「另一個自我」的追尋、存在的感覺、和那種對生命所持的不確定織成了一面巨大的白色的網。「荒謬」、「可笑」、「懷疑」在生命的掙扎過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；另一方面，也更磨練了生命的成長。

「在樂園外」所提出的對生命的態度是否定的、嘲弄的。男主角陳姓的死是「因為『不為什麼』」，是「我看見人們死是因為生命不值得活下去……」，是「在某種程度下，自殺是對荒謬意識的解決之一途。」生命

是一種幻滅，一種痛苦的幻滅。

叢麈自去美國後，少有創作。近些日子來僅見「百老匯上」（聯合報）、「艷茉莉夫人」（中華日報）等少數作品，這不能不說是件可惜的事。叢麈的筆具有無比的衝激力與震撼力；然而，我們可從她的作品中發現，她前期的作品無不充滿了對生命的渴望與愛心，對她筆下在成長的過程中掙扎的人無不賦予無比的同情。而去美後的作品，却開始對生命抱持了一種懷疑與否定的態度，這點在她的小說中，實在是個絕大的致命傷。當然，小說的藝術價值也可以建立在虛幻和荒謬中，可以是「存在主義」、「虛無主義」的替身。但真正偉大的作品應該是更完美的生命闡釋和人生反映。我們可以引用托爾斯泰的話說：「與人類有關的藝術才是最美的。因為對人類的愛要先於對藝術的愛。」一部真正能够代表人類的愛的藝術作品才是偉大的、完美的。

尋常女作家的作品多屬「弦上黃鶯語」，唯獨叢麈能跳出這個拘束的範圍。叢麈的主題意識與技巧運用使「秋霧」成功地成為一本好的小說集。然而，它在「偉大」這方面來說，是非常遙遠的。「成長的痛苦」只是生命的一部份，並不代表生命的幻滅；在叢麈開始對生命的本質產生「困惑」時，我們感覺到：她的筆已不如前期的誠懇和嚴肅，而失去了給人的「溫暖感」。也許，這正是所有的小說家應該注意到的。